

艺术·访谈



作家契诃夫肖像 勃拉兹(俄)

记者:契诃夫被称为“俄罗斯古典文学最后一位现实主义巨匠”,他的小说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的成就是被中国读者熟知的,但中国读者对他戏剧创作的了解相对较少。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契诃夫的戏剧创作?

童道明:契诃夫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创作了他的戏剧处女作《普拉东诺夫》。《普拉东诺夫》在契诃夫的原稿上并没有剧名,因为契诃夫的哥哥亚历山大在一封信中提到过契诃夫少年时代写过一个叫《没有父亲的人》的剧本,而剧本主人公普拉东诺夫也的确是反抗父亲的人,所以在契诃夫逝世 19 年之后的 1923 年首次发表这个剧本时,安上了《没有父亲的人》这个剧名。

《普拉东诺夫》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处在俄罗斯戏剧文学史家的视野之外。直到 50 年前,在纪念契诃夫诞辰 100 周年之时,《普拉东诺夫》才开始出现于欧洲各国的舞台上,而且有越演越红火趋势。舞台剧的剧名也花样翻新,但用的最多的是《普拉东诺夫》,其中以契诃夫命名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剧目就用了这个名字。

契诃夫一生写了很多剧本,最为观众和读者熟知的是:1896 年创作的《海鸥》,1897 年创作的《万尼亚舅舅》,1901 年创作的《三姊妹》和 1903 年创作的《樱桃园》。其中,《海鸥》往往被看做是契诃夫戏剧创作成熟的标志。

但《海鸥》的成功也非一帆风顺。1896 年 10 月 17 日,“违背一

编者按:1904 年 7 月 15 日,一个普通的夏日夜晚,在合欢树和葡萄藤散发着的清香中,久病的 44 岁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喝下妻子克尼碧尔递过的香槟后,侧身躺去,进入了永恒的梦境。作为小说家的契诃夫是被中国读者熟知的,趋炎附势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迂腐可笑的“套中人”别里科夫,早已深入人心。契诃夫的另一个身份,是剧作家。在欧洲,他的多部戏剧业已成为各大剧院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其中,《樱桃园》的演出场次几乎与《哈姆雷特》齐平。但在中国,契诃夫的戏剧作品远不如他的小说普及。时值契诃夫诞辰 150 周年,记者采访了曾编译过多部契诃夫作品的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希望能为读者了解契诃夫的戏剧成就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永远向前的契诃夫

——访童道明

本报记者 刘 森

切戏剧法则”的《海鸥》在彼得堡皇家剧院首演,却惨遭失败。但幸运的是,《海鸥》和契诃夫遇上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两位奠基人——丹钦科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两年以后,《海鸥》被独具慧眼的丹钦科相中,并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重新导演,在新落成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终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记者: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曾说过:“在欧洲伟大戏剧家的星座里,契诃夫是一颗一等星。”契诃夫的戏剧创作,为什么能得到这样高的评价?

童道明:第一个给《普拉东诺夫》的意义做出全面估价的法国人达尼埃尔·日列斯这样评价契诃夫:“这个其时还是青少年的作者无疑是个深刻的剧作家。他在自己的处女作里就试图推倒现有的戏剧法规而用自己的取而代之。他不想依傍前人的成规,而是力图革新他那个时代的戏剧,他创作了一个没有情节的剧本,创造了一个有深刻的悲剧内核的戏剧。”

的确,契诃夫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戏剧艺术样式。

契诃夫戏剧没有光怪陆离的外部效果,也没有新奇动人的情节变化,甚至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高尔基说,契诃夫的戏剧构成了一种“潜流”——一方面,契

诃夫在表面上表现直接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潜藏着诗意的概括,这种概括中有一种内在的音乐性和思想性。这就是契诃夫戏剧“内容的内向化”特点。

古希腊悲剧表现为人与神的冲突,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以契诃夫戏剧为起点的现代主义戏剧表现的是人与环境的冲突。契诃夫的戏剧中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我们从他的剧本中读出的只是他对其中一些角色的偏爱。

契诃夫戏剧作品的台词也很有特色,有着“对白独白化”的倾向。在契诃夫的戏剧中,人物说话吞吞吐吐、断断续续,彼此之间对话也常常是答非所问,缺乏逻辑。然而,就在这许许多多杂乱无章的话语中却有着丰富的潜台词。

西方有些人把契诃夫的戏剧定义为象征主义戏剧,这是不对的。契诃夫的戏剧是吸收了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长的现实主义作品。正如高尔基所说,契诃夫把“现实主义提升到了激动人心与深思熟虑的象征”。

记者:国内对于契诃夫戏剧创作的认识和学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童道明:我所知道的,最早想

到要向契诃夫学习的中国人是剧作家曹禺。他在 1936 年发表的《日出·跋》里写了一段他对契诃夫《三姐妹》的读后感:“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龇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升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一个低劣的学徒。”

在曹禺之后,美学家王元化也写过赞赏契诃夫的文字:“契诃夫的剧本一直是我心爱的文学读物……我认为质朴深沉比雕琢卖弄需要更多的艺术才华,虽然初看上去前者并不起眼。”

在纪念契诃夫诞辰 100 周年的 1960 年,重新阅读契诃夫在世界蔚然成风,在当时的中国则动静不大。直到纪念契诃夫逝世 100 周年的 2004 年,北京才由中国国家话剧院牵头举办了“永远的契诃夫——契诃夫国际戏剧展”。这次戏剧展,让不少中国文化精英认识了戏剧家契诃夫。

记者:为了纪念契诃夫诞辰 150 周年,您撰写了《作家该向契诃夫学些什么》。您认为,中国剧作家要向契诃夫学什么呢?

童道明:契诃夫的戏剧在向

我们展示普通人平淡的日常生活时告诉我们,应该做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我们的剧作者要多创作能准确反映现代人精神的好作品,要把眼光放长远,以自由的心态创作,不能急功近利,违背戏剧的创作规律。

契诃夫还有一个优良值得我们借鉴,那就是他面对新思潮的态度。契诃夫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兴起之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象征主义流派。契诃夫没有漠视这一文艺新潮的存在,并且为我所用地从中汲取有益资源,从而补充自己现实主义的机体。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面对现实主义创作是否“过时”的争论,契诃夫的创作态度无疑对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把握传统与革新的辩证关系时有所启发。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 1924 年在《我的艺术生活》一书中做出了这样的预言:“永远向前的契诃夫不可能原地踏步,相反,他会与生活以及时代一道前进。”伟大的作家、经典的作品是与时代一同前进的,当今的中国戏剧迫切需要这样伟大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

(童道明:戏剧评论家,著有《惜别樱桃园》、《俄罗斯回声》、《我爱这片天空》、《阅读俄罗斯》、《阅读契诃夫》等。)

艺术·行走

《蝴蝶恋人》从洛杉矶出发

黑 莓

2 月 9 日,“中华风韵——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中国舞蹈精粹及民族舞剧《蝴蝶恋人》演出”新闻发布会在中国驻美国洛杉矶总领馆一楼大厅举行。总领馆文化参赞陈怀之、中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总裁张虹、北京舞蹈学院副院长郭佑玲、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代表王琛、《蝴蝶恋人》主演汪子涵与绍俊婷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2 月 12 日,首场演出在美国洛杉矶音乐中心埃莫森剧场拉开帷幕。女子群舞《六月清荷》如诗如画般婉约清新,美丽的舞者似朵朵红莲,牢牢吸引了观众的视线。男子独舞《无极》用舞蹈语汇表达出禅学意境,谭盾的音乐亦让观众深深陶醉其中。三人舞《三岔口》以现代手法巧妙配合京剧元素,形象地刻画了中国人的心理现实,深得现场观众喜爱。古意浓厚、韵味天成的女子群舞《踏歌》兼具万种风情和独特神韵。男子四人舞《秦王点兵》将中华武士驰骋疆场、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演员们炫技时,观众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下半场,舞团为观众带来小型民族舞剧《蝴蝶恋人》。这是一出精彩的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梦幻的舞蹈、凄美的爱情故事和优美的音乐让观众如痴如醉,他们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崇尚的爱情理想而由衷赞



舞蹈《六月清荷》

美。演出结束后,不少“粉丝”纷纷到后台,向演员们祝贺演出成功,表达他们由衷的赞美之情。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云夫妇、文化参赞陈怀之、洛杉矶联邦法院华裔法官伍浩平及母亲伍邦镜女士,以及部分当地政界人士观看了演出,美国国会华裔议员赵美心为演出发来贺信。当晚共有 1600 余位观众观看了演出。

洛杉矶当地时间 2 月 14 日,在结束了洛杉矶的第二场演出后,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的负责人在中国城的福建饭店宴请年轻的舞者。此时,遥远的祖国正是春节与情人节奇妙混合于一日的佳期,他们把思念与骄傲都化作欢声笑语,化作继续前往旧金山、萨克拉门托、波特兰和西雅图演出的动力。

“中华风韵”近年已经成为“东风西渐”的一个重要文化品牌,以精品的舞台表演艺术为媒,向西方观众传送了美好的中国文化,也是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承接的国家对外文化交流项目之一,在美国等地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

演出之外,令舞团年轻舞蹈家自豪的是,他们应邀出席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新春联欢会,为远离祖国和家人的外交官们献上了精美的舞蹈小品,使气氛和谐的领馆联欢会平添了很高的艺术气息。总领馆为大家包的野菜馅饺子更是缓解了大家的思乡之情。



舞剧《蝴蝶恋人》

艺术·舞台

2 月 5 日,深圳音乐厅响起了客家山歌的优美旋律,深圳献礼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的重要原创音乐作品《交响山歌·客家新韵》在此上演,古老的客家山歌被深圳交响乐团以交响乐的形式赋予了新的魅力,传统与现代在这个舞台上水乳交融,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山歌与交响结缘

客家山歌是中国民歌中最为浓情、最为恣肆、最为卓越的歌种之一,也是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交响山歌·客家新韵》是由深圳罗湖区政府与深圳交响乐团合作精心打造的创新型交响乐,由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王宁创作。作品以客家主要的民间音乐——山歌为素材,运用独唱、重唱、合唱、管弦乐等表现手法,包括美声、原生态唱法、童声合唱、女声合唱及混声合唱等,以交响乐语言及当代作曲技术构建起一部优美抒情、古朴清新、气势恢弘、新颖独特的当代交响合唱作品。歌词亦取材于客家民间歌谣素材,在创作中进行整理、编创而成。其歌词风格与乐曲风格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交响山歌·客家新韵》共分 7 个乐章,分别是《序曲——山歌》、《往昔》、《童谣》、《劝孝歌》、《山歌酬唱》、《劳动山歌》和《尾声——歌传天下》。整合交响山歌不仅有原生态、美声、合唱,同样有乐队单独演奏,音乐有再现性、综合性

交响山歌 客家人的音乐土楼

桃 子

和颂歌性,既抒情,又优美、恢弘。

本次演出阵容庞大。著名指挥家、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担任指挥;深圳“客家山歌皇后”、罗湖区文联主席郑钢坚与来自梅州山歌团团的著名山歌演唱者王映楼、潘惜担任作品原生态演唱者;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担任美声演唱者;深圳交响乐团合唱团、深圳市高级中学合唱团担任合唱及童声合唱。美妙的童声合唱绝对可以绕梁三日。

只为山歌更成功

《交响山歌·客家新韵》经过了曲折的创作过程。2008 年年底,当罗湖区文联提出“山歌交响化”的创意后,立即得到了深圳交响乐团团长陈川松的热烈回应,陈川松愿意由深圳交响乐团承担演奏《交响山歌·客家新韵》这一光荣而艰难的使命。他曾向记者表示,这是音乐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他为自己能够率深圳交响乐团亲历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而感到荣幸。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将和深圳交响乐团在这部作品上付出多么巨大的心力。

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王

宁承担起给《交响山歌·客家新韵》谱曲的使命。为了让交响乐曲能够更充分、更真实地体现客家山歌的特点,他曾多次深入客家山歌的老家梅州采风,与山歌歌手进行面对面交流。为了掌握客家山歌的特点,他听的山歌音碟加起来有半米高,阅读的客家文化书籍则达到 1 米高。客家山歌传承人、山歌大师余耀南讲述了这样一个插曲:身在北京的王宁,为了深入了解客家山歌,经常与他通电话,每次都在半小时以上,最长的一次竟打了 3 个多小时。

担任《交响山歌·客家新韵》主唱的著名歌唱家吴碧霞演出之前还在打点滴,但是,仍然唱得优美动人。祖籍湖南的吴碧霞此前并不会客家话,而“客家山歌的魅力就在于语言”,即使是在医院打点滴,她也抓紧机会练习山歌。

演出的成功更少不了指挥家张国勇的全情投入。张国勇诚实地说:“指挥这部作品,是我死掉细胞最多的一次指挥!”《交响山歌·客家新韵》是一部难度大、气象新、立意高的崭新作品。为了客家山歌的交响化能成功,他往来于“鹏城”与“申城”之间,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精力和体力。张国勇

艺术·资讯

《满汉全席》：品一品贺岁京剧的美味

本报讯 (记者成长)“一桩婚事那个成了佳眷。二踢脚噼啪大伙儿闹得欢。三阳开泰乐不断,四喜临门美在心间。”2 月 20 日至 23 日,北京长安大戏院内笑声不断,北京京剧院推出的贺岁京剧《满汉全席》为京城戏迷们烹调出了一道别具一格的京剧大餐。

《满汉全席》从清末京城两个饭庄——吉庆居与如意轩结为儿女亲家一事讲起。吉庆居少东家、新郎杨昭祖因厌习厨事,在新婚当夜离家出走。吉庆居风雨飘摇,招牌不保,那王爷爷意欲买下吉庆居的金字招牌。杨昭祖浪子回头,与妹妹携手重振家业。新娘端云为考验杨昭祖,设下擂台让杨昭祖与那王爷爷比试厨艺。最终杨昭祖以真心赢得了端云的谅解。故事跌宕起伏,情节风趣幽默,对白中还不时出现一些时尚词汇,具有十足的喜剧效果。

《满汉全席》以饮食文化为主题,戏中对中华美食进行了细致的展现。油爆双脆、和合羹、水晶肘子等名菜经过戏中演员的

一番解读,更体现出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而最后满汉两种珍馐共组成一场“合欢宴”,更体现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多元融合的特征。

艺术理论家解玺璋在看完《满汉全席》后对记者表示,这部戏尽管在形式上追求创新,但是继承了京剧传统的扎实的舞台功底。他认为,贺岁京剧不要求意义的复杂和思想的深刻,而应着眼于营造热闹的气氛、调动观众的情绪;不应在文本上过于艰涩,而应通俗易懂,使观众易于接受。

《满汉全席》是北京京剧院继《宰相刘罗锅》、《连升三级》之后推出的第三部贺岁京剧。北京京剧院副院长刘伺说:“《满汉全席》的特点在于市民化、娱乐化,非常适合在春节这样的节日里演出。它摆脱了以往贺岁剧宏大的主题,而以平民化的姿态描述了一群小人物,拉近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目前,贺岁京剧与小剧场京剧已经成为北京京剧院的两个品牌,剧院已经计划于明年再推出一部新的贺岁京剧。

《女书》跳出中国女人百年心事

本报讯 3 月 4 日、5 日,一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女书”为题材的现代舞《女书》将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演绎这部作品的是被誉为“当代香港艺术灵魂”的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它是被誉为“香港舞林掌门人”的编舞黎海宁于 2007 年创作的一部作品,并且已经夺得两项“香港舞蹈年奖”。

“女书”是中国湖南省江永县一带所独有的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种只在女性之间流传的文字,是全世界迄今发现的女性专用文字,依靠世代女子口口相传。这些绣写在扇子、手帕上的细长、娟秀的文字成为女子间互通心情、分享喜怒哀乐载体。对于这些文字往往会随着主人的去世而被掩埋或烧掉,因而成为一种很难被保留下来的特殊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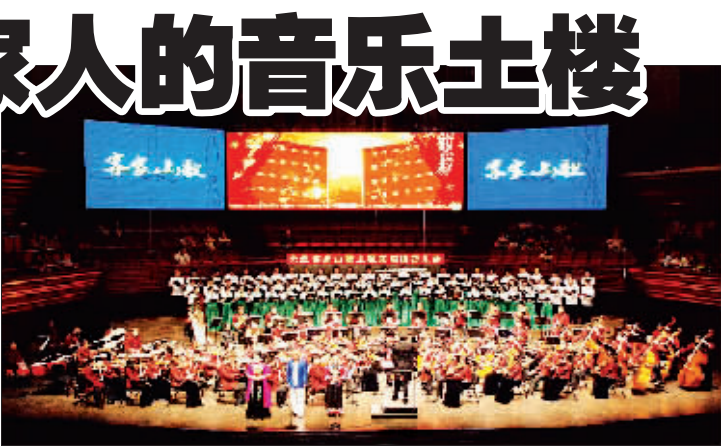
梨园丑角闹元宵

本报讯 (记者成长)2 月 27 日,“梨园丑角闹元宵”大型京剧晚会将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开演。京剧界 20 多名老中青三代丑角将联袂出演,为戏迷朋友们献上一台“好看、好玩、好笑”的演出。

为了准备这场演出,中国国家京剧院和梅兰芳大剧院对演出精雕细琢,中国国家京剧院原院长吴江撰写串词,中国国家京剧院原副院长赵书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葆秀参与策划,刘

长瑜、寇春华、司辛、孔新垣等老艺术家与中青年演员们多次排练,细致打磨。

此次演出的策划人、梅兰芳大剧院艺术顾问余声介绍,由于当年梨园行的祖师爷唐明皇曾经演过丑角,因而丑角在梨园中的地位很特殊,加之丑角形象的刻画以幽默、机智居多,所以一直被观众津津乐道。梅兰芳大剧院今年之所以选择“丑角闹元宵”,就是要突出一个“闹”字,落在一个“笑”字,让观众开开心心地过一个元宵节。



觉得累得值得,《交响山歌·客家新韵》前景远大,必将赢得国人和世人的尊重和厚爱。他说:“我做梦没想到山歌交响后竟能产生如此效果,真是太美了,太动听了!由此可见,客家山歌的前途一片光明!交响山歌将流芳百世!”壮阔的交响乐完美融合在一起,是中西音乐交融的成功尝试。

深圳又一张“文化名片”

次日,大型客家山歌主题交响曲《交响山歌·客家新韵》研讨会在深圳举行。吴祖强、王世光、张国勇等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这部以客家山歌为素材的深圳原创交响作品进行了研讨。与会者认为,该作品将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与恢弘壮阔的交响乐完美融合在一起,是中西音乐交融的成功尝试。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吴祖强认为,《交响山歌·客家新韵》将多元化的音乐元素熔于一炉,艺术效果令人感动,体现了深圳在文化创新方面做出的巨大

努力。中国音协原副主席王世光对作品中表现的民族文化主旨高度评价,认为这部作品传承起了中华民族共同的血脉和文化。张国勇则认为,深圳用一部沉甸甸的作品为中国原创音乐做出了贡献,这样的精神在当前浮躁之风盛行的音乐界显得尤为珍贵。

山歌大师余耀南听完《交响山歌·客家新韵》过夜不能寐,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说:“我做梦没想到山歌交响后竟能产生如此效果,真是太美了,太动听了!由此可见,客家山歌的前途一片光明!交响山歌将流芳百世!”《交响山歌·客家新韵》的下一站将是国家大剧院。届时,它将成为深圳的又一张亮丽的名片,为深圳的“文化立市”增光添彩。陈川松团长这才放心地休息了,2010 年春节,他和他的团员们都过得特别踏实。